PL
2463
Z7046
1771
v.10

LIBRARY
OCT 11 1972

[redacted]

此身為希聖希賢之身又何
無疑也之下久有其堪自信
知曰我、而我亦本此文莫猶
我之為我、祇求盡其文而已、
有猶人者哉、天下事猶貴以
者而必欲強以自謝焉、是自
乎、鼓歌陶泳以來、早有其堪
我莫知譏我、而我亦本此文
已、我之為我只求盡於文
別有猶人者哉、吾亦非借此
則我之所避者、抑又多矣、我
有妄為誇贊、遂纍吾生之不
也、抑知吾之所能、在今

侯官陳玄謀容甫輯　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校

孟子

萬章上

舜往於田號泣於旻天

書大禹謨帝初於歷山往於田日萬章所言號泣於旻然日於此
天於父母號呼父母。負罪引慝慝以自責祗敬也載事也。敬其子職之事見
瞽瞍夔夔齋慄敬懼戰栗瞽亦允若信順於子。

長息公明高弟子氏族無考。

凡用為為理都贊文身文
無我也之下文有[illegible]謂
曰我為我亦未此文見
之為我稱我至其文而已
猶人名我天下事猶貫以
而必淡疑以日謝焉是自
詠歌陶不以求早有其根
莫知我我而我亦未此文
也我之為我只求盡於文
則有人為我言亦非偕
則我之所道者卻文多矣
白一許之學者生之

四書考輯要卷十九

桂林陳宏謀榕門輯　孫蘭森編校

孟子

萬章上

舜往於田號泣於旻天

書大禹謨帝初於歷山往於田。日萬章所言無日字。號泣於旻天於父母。號呼父母。負罪引慝悉以自責。祗敬也。載事也。敬其子職之事。見瞽瞍夔夔齋栗敬懼戰栗。瞽亦允若。信順於子。

長息公明高弟子氏族無考。

公明高 南武城人。曾子弟子。

九男二女 九男名無可考。二女。即娥皇女英。史記謂堯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是也。詳見大學舜條。

天下之士多就之者

【史記】五帝本紀 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俱屬今山西蒲州府地。作什器常用之器。于壽邱。今屬山東兗州府地。就時乘時射利。于負夏。今屬河南衛輝府地。一年而所居成聚。村落。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言從舜者衆也。

詩云娶妻如之何

【詩】齊風南山之篇。襄公之妹文姜。爲魯桓公夫人。齊襄公通焉。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以刺之。其三章曰

藝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孟子作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以藝麻之必須衡從興起取妻之必告父母也詩言取妻之正理以見魯桓不應縱齊襄之無禮如此萬章引詩乃以証舜之不應不告而取也〕旣曰告止曷又鞠止〔窮也言魯桓公何爲聽襄公窮欲至此極也興也〕

焚廩浚井

史記〔五帝本紀〕舜父瞽瞍頑母嚚弟象傲皆欲殺舜舜順適不失子道欲殺不可得年二十以孝聞四岳〔堯之官〕咸薦舜堯乃以二女妻舜賜舜絺衣與琴爲築倉廩予牛羊瞽叟尚欲殺之使舜上塗廩〔上治屋廩〕瞽叟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笠草笠〕自扞〔蔽也〕而下去得不死後

瞽叟又欲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孔也。）旁出。（井旁適有別孔）舜既入深。（入井深。）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旁出去。瞽瞍象喜。象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自井中出往其宮。適見象。）象鄂（錯愕）不懌曰。我思舜正鬱陶（思之甚而氣結也。）

舜復事瞽叟愛弟彌謹。

按瞽叟雖頑嚚。未必即欲殺其子。至於如此之甚況焚廩浚井時。舜已妻堯二女。安有身爲天子婿而尚必親爲塗廩浚井之事。瞽叟即不愛子。未有不畏天子者。史記謂母爲舜後母。其譖舜也實甚象爲舜後母弟故瞽叟愛象。而必欲殺舜也。焚廩

浚井。其當時有是說。故萬章以爲問。而史記載之。總以見瞽叟之頑嚚。而適以形舜之孝。親愛弟爲極至也。其事有無姑不必深論。

象 舜之弟。封於有庳。詳見前。

史記五帝本紀 自窮蟬以至帝舜。皆微爲庶人。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而生象。象傲。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逃避。及有小過。則受罪。順事父及後母與弟。日以篤謹。

弤 漆赤弓也。卽尙書彤弓。制見前弓八條。

按牛羊。倉廩。干戈。琴弤。二嫂。皆堯之所賜。象果殺

其兄未有天子不執法以究而使得安據其有者此不足深辨顧分其牛羊倉廩等物猶或有之至二嫂乃堯之二女象縱傲僻無知豈有以弟而欲妻嫂者違禮蔑倫莫此爲甚此必無之事或謂萬章所云二嫂使治朕棲使字連二嫂讀乃謂二嫂之女侍令治朕棲也其說較通但與集註異存此備參。

校人主池沼小吏也。

舜流共工於幽州

【書舜典】流遺也。共工虞時爲共工之官。於幽洲孟子作州。北裔地今順天府密雲縣

塞外。放置之於此。驩兜於崇山今湖南永定縣地。竄驅逐也。孟子作殺。三苗國名。今湖廣武昌岳州府地。於三危今甘肅敦煌縣地。殛誅也。鯀禹父。於羽山在今江南海州地。四罪而天下咸服。

〔又堯典〕帝曰。疇咨若予采事也。言能治事者。驩兜曰。都美詞。共工方鳩聚也。僝見也。功。方聚衆而見功。帝曰。吁。靜言靜時能言。庸違用之則背於理。象恭貌似恭敬。滔天。心則漫滅天理。帝曰。咨四岳。官名。湯湯水盛貌。洪水方割。害也。蕩蕩懷山山在所抱之中。襄陵駕出乎陵之上。浩浩滔漫也。天。下民其咨。下民不得安居。嗟相咨怨。有能俾乂。治也。求能治水之人。僉曰衆人共言。於美詞。鯀哉。帝曰。吁。咈哉。不然之詞。方逆也。命圮族。敗壞其類。岳曰。异哉。言臣之意異于帝也。試可乃已。姑試用之。取其可以治水而已。帝曰。往。欽哉。因四岳之固請乃遣

鯀往治水。而九載績用弗成。戒以敬事。

有庳 今湖南零陵縣地。按閻氏若璩謂舜都蒲坂。象封零陵。往返萬里。安可令其常常而來。且其地較驩兜所放更遠。尤覺非理。蓋當日有庳或近在帝都。今不可考耳。

咸丘蒙 姓咸。邱名蒙。孟子弟子。齊人。或曰齊有隱士咸邱蒙。

堯典曰二十有八載

【書舜典】二十有八載帝 孟子作放勳。 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 孟子作年。 四海遏 絕也 密 靜也 八音。 古文堯典舜典合為一篇。故孟子又稱此為堯典。引書以見堯舜禪受之際。亦堯崩而後。舜乃即位。非一時有二天子也。

詩云普天之下

【詩】小雅北山之篇。大夫行役而作此詩。其二章曰。溥 孟子作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言土廣人衆。以起下文我獨行役勞苦也。咸邱蒙引詩以見上皆王土人皆王臣。則瞽瞍自應臣子舜。大夫不敢斥言王。不均。我從事獨賢。賦也。言力役不均。蓋以我從事賢于衆人。故獨勞苦如此也。

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

【詩】大雅雲漢之篇。宣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故仍叔作此以美之。其三章曰。旱既太甚。則不可推。去也。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半身。遺。言旱災已甚。令人畏懼。百姓當大亂之後。所遺餘民。無復有半臂之遺者。況復加以旱災也。孟子引此。以見詩亦極言民之受災如此。非眞無孑遺也。昊天上帝。則不我遺。不留民人與我也。胡不相畏。先祖于摧。滅也。言祖祀將於此滅矣。賦也。

詩曰永言孝思

〔註〕大雅下武之篇。此詩美武王能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其三章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言武王能成王者之信。而爲四方之法。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賦也。詩蓋美武王之能成其孝。孟子引詩以見尊親之至。乃其孝思可法也。

書曰祇載見瞽瞍　見前舜往于田條。

南河之南　倪氏謂冀州爲帝都。河在其南。故曰河南。今河南省地。

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　見論語堯曰章。書本武王謂天之視聽即在民紂之虐民如此。安有不往征者。孟子引書。以見天以民爲視聽。今朝覲謳歌。皆歸于舜。則民之歸舜。即天之與舜也。義同而意各有在。

陽城　箕山之陰　俱在今河南登封縣地。

啟　帝禹之子。在位九年。九十一歲而崩。

路史禹之治水娶於塗山氏塗山之國也塗山今安徽懷遠縣地生啟塗山氏能明訓教而致其化明教以訓啟也以故啟知王事達君臣之義持守也禹之功禹崩啟繼世以有天下甲申歲有扈氏有扈之君也今陝西鄠縣地鄠即扈不恭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子丑寅丙戌三歲啟乃名六卿而誓與有扈大戰於甘即有扈國之南郊地不勝六卿請伐之啟曰不可吾地非淺民非寡也今茲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何以伐爲於是班師琴瑟弗張鐘鼓弗考不因重也席不仍貳也味親親長長尊賢委能偃神寧靜息兵期月而有扈服遂滅之復昭夏功乃立五廟筮遷冊禘黃帝而郊鯀

頟音額

命大廉頤夏祭鼎昆吾之谿。今山東濮州地。而藝亭先卜而於後亭也

大陵之上。即鈞臺。是爲鈞臺今河南禹州地之享。

丹朱堯娶散宜氏之女曰女皇。生丹朱。不肖。堯使居丹淵爲諸侯。故曰丹朱。丹淵今河南內鄉縣地。

〔書堯典〕帝曰疇咨若順也。時登庸。咨訪順時爲治之人而登用之。放齊曰胤子嗣子。朱啓明其性開明可登用。帝曰吁嚚訟可乎。〔又益稷〕

夔曰虞賓舜即位。堯子丹朱來助祭。舜不以臣待之。故爲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丹朱性傲。今舜樂一作。亦同羣后以德相讓。足見樂之感人深也。

〔又〕禹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不休息之狀。罔水行舟。朋淫於家。用殄絶也。厥世。言不能繼堯爲天子。

〔史記五帝〕

本紀 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

舜之子

路史 舜二妃娥肓即娥皇。亡子女罃即女英。生義鈞。又作均。即商均。商及季釐季釐封緡今山東金鄉縣地爲桀所克義鈞封於商今河南虞城縣地。是爲商均喜歌舞。

太丁 外丙 仲壬

史記殷本紀 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廼立太丁

之弟外丙。是爲帝外丙。帝外丙卽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爲帝中壬。帝中壬卽位四年崩。伊尹迺立太丁之子太甲。按集註。又引程子之說。謂古人謂歲爲年。因外丙仲壬年幼。太甲差長。故立太甲。今姑據史紀所紀載於此。

桐今山西聞喜縣地。與湯墓相近。

伊尹以割烹要湯

史記殷本紀阿衡伊尹官阿衡。故以名之。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湯妃。有莘氏女也。媵臣。送女同歸。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此萬章所謂割烹要湯也。蓋出戰國遊士無稽之談。故孟子力辨之。詳見論語伊尹條。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有莘。今河南陳留縣地。陝西郃陽縣。亦有莘野。乃太

妣所生之地。亞湯都遠。非是。

史記殷本紀 伊尹處士 隱處在野。即所謂耕於有莘之野也。 湯使人聘迎之五反。孟子謂湯三使往聘之。與此小異。 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 謂太上質樸 及九王之事。謂三皇五帝夏禹也。即孟子所謂樂堯舜之道也。 湯舉以任國政

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

書說命 昔先正保衡 先世長官之臣。保衡。即阿衡。 作 興起。 我先王。乃曰 尹自言也 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言不能輔其君以同於堯舜。 其心愧恥若撻於市。言恥之甚 一夫不獲 一夫不得其所。 則曰時予之辜。則自以爲罪也。 佑我烈祖 謂湯也。 格于皇天 功業感格于上天也。即孟子所謂思天下

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也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

【書】伊訓。太甲嗣位。伊尹作書訓導之。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勉也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順也於其子孫弗率。不能遵從先德皇天降災。假手於我有命。有天命者。謂使湯有天下也造攻造可攻之釁。自鳴條今山西安邑縣地。湯伐桀於鳴條。孟子作牧宮。朕哉孟子作載自亳今河南偃師縣地。書言湯德之修。始於亳都。故能征伐夏桀之無道。孟子引書則謂伊尹自言伐桀之事。實我始其事於亳都。以證上文伊尹實相湯以伐夏救民未聞有割烹之事。與尚書註解小異。

癰疽謂醫惡瘡者。周禮有瘍醫是也

按史記孔子世家載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翱翔于市中過之孔子醜之雍渠即雍雎孟子作癰疽字音之訛耳即雍雎參乘事遂謂孔子於衛主癰疽也其說與註異載此備考。

侍人瘠環姓瘠名環齊之寺人也侍人即寺人。

顏讎由衛之賢大夫子路妻兄史記作顏濁鄒。

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適衛孔子攝行相事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懼歸女樂季桓子受之魯君臣自此怠于政事郊又不致膰肉于大夫孔子遂去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即顏讎由

孔叢子 顏讎由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讎

由以非罪執。非其罪也。而見拘執于衛君。子路請以金贖焉。旣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子路請以金贖其妻兄。然貧而無金。故二三子共納金相助以贖也。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暱。以妻兄爲私暱。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

彌子名瑕。衛之嬖大夫。

國策衛策　衛靈公近雍疸醫之幸者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偵人名。或謂郎侏儒之類。以戲諸媚公左右者。謂公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煬。前之人方炊而向竈。則後之人無從見也。在竈後之人爲前人所遮。故無從得見。今臣疑人之有煬於君者也。有遮蔽於君前者見人而不見君。如

人之向寵見前而不見後也。君曰善。於是因廢彌疽彌子瑕

說苑彌子瑕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罪刖彌子瑕之母疾人聞夜往告之彌子瑕擅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犯刖罪哉君遊果園彌子瑕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而忘其口味及彌子瑕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故嘗矯吾車矯命以駕君車。又嘗食我以餘桃故子瑕之行未必變初也前見賢後獲罪者愛憎之生變也言同一事。始則以此見賢于君繼則以此得罪于君。人情善變愛憎無常如此。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孔子不悅於魯謂齊人歸女樂

魯定公受之。不視朝。郊又不致膰肉。孔子行也。不悅於衛。謂在衛與靈公語。公仰視蜚鴻色不在孔子。又使孔子爲次乘。隨靈公南子招搖過市也。孔子由衛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桓司馬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行。即所謂遭宋桓司馬也。已見中庸仲尼條。及論語。

司城貞子　宋之賢大夫。謚貞。子。其人之賢可知。司城。宋官名。即司空。避宋武公諱改名司城。曹亦有官名司城。是時孔子過宋主於其家。其爲宋司城無疑。下復云爲陳侯周臣。蓋昔爲宋卿。今爲陳臣。書法如此繁重。見其非癰疽寺人之倫比也。

陳侯周　陳懷公子。名周。又名越。在位二十四年卒。謚曰湣。

史記陳世家　陳懷公卒於吳。陳乃立懷公之子越。即周也。是爲湣公。六年。孔子適陳。十三年。吳來伐陳。陳告急於楚。楚昭王來救。吳師去。十六年。吳王夫差伐齊。敗

之艾陵。齊地，今屬山東兗州府。使人召陳侯，陳侯恐，如吳。二十四年。楚惠王復國，以兵北伐，殺陳湣公，遂滅陳而有之。

百里奚（姓百里，名奚，虞人。今山西平陸縣。後爲秦相。）

舊說百里奚少時家甚貧，流落不偶，出遊以干諸國，嘗之齊不用，又之周，周又不用，又轉而之他，久之不返。其妻無以自給，乃西入秦爲澣婦。（爲人澣衣以自給。）遂與相失。後奚歸虞事虞，爲大夫。晉獻公伐虢，道出虞境，遂以璧馬賂虞公假道，意在併虞。宮之奇語奚曰：是不可以不諫也。奚曰：貪賂玩寇，蓋不可與言者也。奇

媵音孕

曰然則將遂已乎。奚曰子盡子心。吾行吾志耳。卒諫虞公果不聽。晉伐虢。歸遂滅虞。虜虞君及奚以歸

史記秦本紀　晉獻公既虜百里傒（同奚）以爲秦繆公夫人（晉獻公女）媵於秦。百里傒亡秦走宛（楚地今屬河南南陽縣。）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傒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傒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

按秦以五羖羊皮贖百里奚於楚。故謂五羖大夫。而當時乃謂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以五羊之皮要秦穆公。故孟子力辨之也

楚人遂許與之。當是時。百里傒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繆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語三日。繆公

大說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傒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常遊困於齊而乞食銍人。(齊地今屬江南沛縣)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無知爲齊人所弒。)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後王子頹作亂奚不事王子頹。得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卽齊無知及王子頹事)一不用及虞君難。(爲虞君臣。因與其難而媵於秦)是以知其賢於是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爲上大夫 春秋左傳(僖十)三年晉荐(仍也)饑(連年饑也)使乞糴於秦秦伯謂百里(卽百

里奚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隣道也行道有福於是輸粟於晉

國策秦策趙良秦臣。曰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鬻於秦客被褐食牛。養牛也。蓋出戰國遊士之談做萬章援以爲問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也。及爲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晉惠公懷公文公一救荆國之禍。穆公二十八年會晉救楚。發教封內而巴人今四川。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戎人爲秦賢大夫。聞之欵關請見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

扊音掩
扅音移
搤音縊

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舂米者不相送杵聲杵。送杵有歌。今因五羖大夫死。而舂者亦不歌也。此五羖大夫之德也。〔風俗通〕奚爲秦相妻在秦奚久不歸妻無以自存爲澣婦於秦詳已見前知之而未敢言妻知爲白里奚而不敢自明一曰奚坐堂上作樂所賃澣婦自言知音因援琴撫絃而歌者三其一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雌雞也。炊扊扅。門轉軸以此炊伏雌也今日富貴忘吾爲其二曰百里奚初娶我時五羊皮臨當相別時烹牝雞今適富貴忘我爲其三曰百里奚百里奚母已死葬南谿壙以瓦覆以柴舂黃藜。舂藜作飯以食搤搤殺也伏雞。雞之方伏

者西人秦五羖皮今日富貴捐棄也。我爲歌畢。奚愕然問之乃其故妻也遂還爲夫婦子孟明視爲秦將

秦穆公名任好。德公少子。宣公弟。在位三十九年。卒謚曰穆。史記作繆公

史記秦本紀繆公任好四年。迎婦於晉。晉太子申生姊也百里傒媵送女同歸之人於秦。亡秦走宛。今河南南陽縣秦以五羖羊皮贖之。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晉獻公卒。夷吾晉惠公也。使人請秦求入晉。於是繆公許之。使百里傒將兵送夷吾。夷吾謂曰。誠得立。請割晉之河西八城晉邑。今陝西同州府諸地。及至已立。而使丕鄭晉大夫。謝秦。背約不與河西城。而殺里克。丕鄭聞之恐。因與繆公謀入重

耳。更立重耳為君也。繆公許之。夷吾殺丕鄭。丕鄭子丕豹奔秦。十二年。晉旱。來請粟。丕豹說繆公勿與。因其饑而伐之。丕豹恨晉惠公殺其父故說秦繆公不與晉粟。將因其饑而伐之將假公以報私怨也繆公問百里傒。傒曰。夷吾得罪於君。其百姓何罪。繆公又問百里奚。奚言晉之百姓並未得罪于君不可坐視其饑而不與粟以賑之也卒與之粟。十四年。秦饑。請粟於晉。晉君謀之羣臣。虢射晉大夫曰。因其饑伐之。可有大功。晉君從之。十五年。興兵將攻秦。繆公發兵。使丕豹將。自往擊之。秦繆公自往擊也。九月。與晉惠公夷吾合戰於韓原。晉地。今陝西韓城縣生得晉君。令於國齋宿。吾將以晉君祠上帝。將殺晉君以祭天也周天子聞之。為

請晉君。（請赦晉君。）夷吾姊亦爲繆公夫人。聞之乃衰經跣（跣足以請）曰妾兄弟不能相救以辱君命。（言兄弟不能相救。以至犯君之刑）繆公曰我得晉君以爲功今天子爲請夫人是憂乃與晉君盟許歸之夷吾獻其河西地（前入晉國所許獻秦者。）二十三年。晉惠公卒。乃迎晉公子重耳於楚立爲晉君是爲文公二十五年。周王使人告難於（時王子帶以翟代王）晉。秦秦繆公將兵助晉文公。入襄王。三十年。繆公助晉文公圍鄭。鄭使人言繆公曰亡鄭厚晉於晉爲得矣而秦未有利晉之彊秦之憂也繆公乃罷兵歸晉亦罷。三十二年。鄭人有賣鄭於秦曰我主其城門鄭

可襲也。繆公問蹇叔百里傒。對曰：徑（行也）數國千里而襲人，希（少也）有得利者，不可。繆公曰：子不知也，吾已決矣。遂發使百里傒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兵。行日，百里傒、蹇叔二人哭之。謂其子曰：汝軍即敗，必於殽阨（秦晉之交地，今屬河南永寧縣）矣。三十三年春，秦兵遂東。兵至滑（國名，今河南滑縣），鄭販賣賈人（以販賣為商賈者）弦高（賈人名。）持十二牛，將賣之周。見秦兵，恐死虜（恐為秦兵所虜），因獻其牛。秦三將軍相謂曰：將襲鄭，鄭今已覺（疑弦高之獻為鄭人所使，故謂鄭已覺也。）往無及已。（言不能襲鄭也。滅滑滅滑，乃滅滑以見兵不虛出。）當是時，晉文公喪尚未葬，太子襄公怒，發兵遮秦兵於

殽擊之。大破秦軍。虜秦三將以歸。文公夫人爲秦三將請曰。願令此三人歸。令我君得自快烹之。晉君許之。歸秦三將。三將至。繆公素服郊迎。嚮三人哭曰。孤以不用百里傒蹇叔言。以辱三子。三子何罪乎。子其悉心雪恥。毋怠。遂復三人官秩如故。三十四年。繆公復使孟明視等。將兵伐晉。戰於彭衙。晉地。今屬陝西白水縣。秦不利。引兵歸。戎王使由余於秦。由余其先晉人也。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

黃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上下交爭怨戎翟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不知所以治此眞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官名）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爲害於秦）將奈之何內史廖曰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以女樂荒亂其君之心）爲由余請以疏其閒（請留由余於秦使戎王疑由余有他志而疏之）留而莫遣以失其期（不使由余遽歸以違其限期）君臣有閒（君臣各有閒隙）乃可虜也（乃可虜由余而令其歸秦也）繆公曰善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由

番音婆

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閒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三十六年繆公復益厚孟明（即孟明視也）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船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鄗（左傳作郊俱晉邑在今山西臨晉縣地）以報殽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繆公乃自茅津（晉地今屬山西平陸縣）渡河封殽中尸（戰於殽時死難者皆封藏之）三日乃誓於軍曰嗟士卒聽無譁余誓告汝古之人謀黃髮番番（白頭貌與白頭老人定謀）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傒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君子聞之皆為垂涕曰嗟乎秦繆公之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慶（言繆公卒用孟明終能報晉而

霸西戎。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賀繆公以金鼓。三十九年。繆公卒。葬雍。秦地。今屬陝西岐山縣。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輿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從死之中。秦人哀之。爲作歌黃鳥之詩。君子曰。秦繆公廣地益國。東服彊晉。西霸戎夷。然不爲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棄民。是以知秦不能復東征也。

虞　姬姓公爵。太伯仲雍同逃荆蠻。斷髮文身。示不可用。及武王克商。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封於吳。今江南蘇州府地。爲太伯後。別封其弟虞仲於虞。今山西平陸縣地。是爲虞公。春秋左傳桓十年。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軨音鄰
鄍音冥

吾焉用此。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虞公出奔共池。此虞公之先也。僖公五年虞公又以貪晉璧馬以至亡國。詳見後晉人伐虢條。

晉人伐虢　宮之奇虞賢臣。

春秋左傳僖二年晉荀息請以屈產晉地之乘屈產所產良馬。四馬為乘。與垂棘晉地之璧垂棘所產之玉。假道於虞以伐虢。今河南陝州。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暫寄璧馬於虞。將必伐虞以取歸。是虞猶晉之外庫也。　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人極懦弱。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私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今山西河津縣地。為不道。入自顛軨。虞地。今屬山西平陸縣。伐鄍鄍亦虞地。今屬山西平陸縣

三門。（言冀先自顛軨來伐虞至鄍也。）冀之既病。則亦惟君故。（虞報伐冀。冀因虞伐而國受病。言虞冀之相伐。以見今日晉將假道伐虢者。亦以虢之得罪于晉也。）今虢為不道。保於逆旅。（聚衆於旅舍。）以侵敝邑之南鄙。（以抄伐晉邊邑。）敢請假道以請罪於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虞請先自伐虢。以求媚于晉。）宮之奇諫。不聽。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虢地。今屬山西平陸縣。）先書虞。賄故也。（受晉賄。故惡之。）

又（僖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翫。忽。）一之為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太

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言晉與虢虞。皆同姓兄弟之國。晉既滅虢。何愛於虞而不伐也。）且虞能親於桓莊乎。（晉獻公從祖行。）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獻公惑於驪姬。畏羣公子之逼。盡殺之。）不惟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晉之至親。以寵勢太逼。尚逐而殺之。況于國而不伐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安也。）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知虞必滅。故挈族他適。）曰。虞不臘矣。（歲終祭也。）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晉侯圍上陽。（今河南陝州地。）問於卜偃

賁音奔
焞音敦

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謡云。丙之晨（丙日朔旦。）龍尾伏辰。（尾星伏藏於辰宮。）均服振振。（盛貌。上下同服極其盛。）取虢之旂。鶉（鶉火星）之賁賁。（火星之狀。）天策（傅說星。）焞焞。（無光之貌。近日故也。）火中（鶉火中天。）成軍。虢公其奔。（言鶉火中天之日。軍其命成而虢公出奔也。）九月十月之交乎。冬十二月。晉滅虢。虢公醜（虢公名。）奔京師。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猶今陪嫁之役也。）秦穆姬。（即秦穆公夫人。）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言伐虞甚易也。）

虢姬姓公爵。王季子虢仲。武王克商。封於虢。今河南陝州地。仲與虢叔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文王友愛二弟。謂之二虢。滅於晉。詳見前。

鏗音坑
鋐音宏

萬章下

孔子去齊去魯

去齊卽謂景公將封孔子。晏嬰沮之。遂有吾老不能用之語。故孔子行之速。至於接淅而去也。去魯卽謂定公受女樂不朝。郊又不致膰。孔子行也。已詳見論語

金聲玉振

按金玉爲衆音之綱紀。金爲鐘聲。鐘聲鏗鋐有涵蓋一切之意。故以聲衆樂。鐘一擊而衆音齊作。鐘再擊而衆音乃放也。玉爲磬聲。詘然而止。故以振衆樂。書所謂予擊石拊石是也。合止柷敔。正與金玉其爲起止皆所以合樂止樂者也。鐘有特鐘編

鏞特鐘即鏄鏄如鐘而大磬有特磬編磬編鐘編磬。皆按十二律而定其音樂中擊之以爲節奏。特鐘特磬。則一器獨懸於樂之起止奏之以爲聲振者也。

北宮錡 姓北宮。名錡衛人。

班爵祿

白虎通所以稱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也故援神契曰天覆地載謂之天子公者通公正無私之意也侯候也候逆順也伯者百也爲長之意子者孳也孳孳無已也取養人之義。男者任也取安人之義。附庸者附

大國以名通也〔又〕公之爲言公正無私也卿之爲言章善明理也大夫之爲言大扶進人者也卿足以帥人也故傳曰進賢達能謂之大夫也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才足以事人也故傳曰通古今辯然否謂之士天子之士獨稱元士何士賤不得體君之尊故加元以別諸侯之士也

〔禮記王制〕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諸侯

食采之邑。此謂天子畿內諸侯。外諸侯嗣也。子孫世守。此謂列國諸侯又天子百里之內以其官、供給王朝百官所需用。千里之內以爲御。天子服御所取資皆取其租稅。

按孟子所載周室班爵祿。雖未能委曲詳盡。而綱舉目張。條理井然。顧與周禮王制徵有不同。蓋孟子之時。典籍散亡。多有不可考者。故曰嘗聞其略也。周禮王制。至漢時始出。中間官制。不無潰亂冗雜。先儒多疑之。或以王制天子三公九卿一節。爲夏之官制。恐亦未必然也。孟子天子一位一節。是班爵之定制。提出天子一位。便見尊無二上。自公

以至士位凡六等皆有凛然不可奸之名分天子之制六節是班祿之定制提出天子之制便見王章共守自千里以至附庸地各有等自大國以至小國自卿大夫以至庶人在官者祿各有差皆有截然不可亂之界限黃氏日抄曰制祿必本於上農夫者示祿出于農等而上之皆以代耕也亭林顧氏亦曰爲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與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絕代之貴代耕而賦之祿故班祿之意君卿大夫士與庶人在官一也而非無事之食知天子一位之義則不敢肆於民上以自

詳知豚以代耕之義則不敢厚取於民以自奉不明乎此而侮奪人之君常多於三代之下矣。

庶人在官者

周禮（天官）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大計要也。）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合衆目以為凡。）三曰司掌官灋以治目。（條目也。）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數其科條而治理之）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文書器物）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起文書草。）七曰胥掌官敘以治敘（次敘官中驅役之徒。）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趨走呼召之令）

百畝之糞

貆音萱　貒音貪　㯺音檻　蕡音文　爂音剽

周禮地官草人。掌土化（化瘠為肥。化惡為美。）之法以物地。占其相其宜而為之種。（隨其土地所宜植而分別其糞種。）凡糞種。（取其骨汁。）騂剛用牛。（土有色騂而性剛者則用牛。）赤緹用羊。（土有赤緹而纁色者。則用羊。）墳壤用麋。（土有墳起而柔順無塊者則用麋。）渴（竭也）澤用鹿。（有舊為澤而今則渴者。則用鹿。）鹹潟用貆。（貒也。有水已去而潟鹹者。則用貆。）勃壤用狐。（有勃壤而粉解者則用狐。）埴壚用豕。（有粘而疏者。則用豕。）彊㯺（堅土。）用蕡。（麻也。有堅強而不和順者。則用蕡。）輕爂（脆也。）用犬。（有輕脆而不厚重者。則用犬。何氏曰。天下之土不同。化之之法。或用牛羊。或用麋鹿。或用貆狐。或用豕犬。皆焚其骨為灰以漬種。蕡則燒麻為灰以漬種。今江南之俗猶然。而用牛用蕡者尤多。蓋古之遺法也）

按先王體國經野。以勞奠食。朝廷大經。大法之原

閭閻至纖至悉之事皆爲籌畫謂酌本乎天理合乎人情是以教樹畜則籌及五母雞二母彘側田里則慮及農夫所食之多寡百畝糞土之所宜經制詳密至矣盡矣豈若後世之制精於上而略於下哉

樂正裘　姓樂正名裘其先有官樂正者因以爲氏

牧仲　姓氏無考

費惠公　費魯邑今山東費縣惠公姬姓懿公之孫庠父之後也庠父爲魯大夫築城於郎居之是爲費邑　按閻氏若璩四書釋地續謂費本魯季氏邑惠公既稱爲小國之君意戰國魯季氏以邑爲國而僭稱公與魯自悼公後三桓愈強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

祟音遂

駘音台

則費君爲季氏邑僭。說亦近是。

顏般　王順　氏族俱無考。

晉平公　名彪悼公子。在位二十六年卒。謚曰平。

春秋左傳　昭元年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　卽子產　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實沈　高辛氏季子。　參神也。臺駘。　金天氏子。　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僑聞之。內官不及同姓。美先盡矣。　言美已絕于此矣。　則相生疾。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晉

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醫名。)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惑疾)女陽物而晦時。(女常隨男故爲陽物女究屬陰是爲處晦之時)淫則生內熱蠱惑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昭三年)

又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平公娶齊少姜爲夫人有寵而卒。故齊更請繼室。)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旣成昏。晏子受禮。(受賓享之禮。)叔向從之宴。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公棄其民。(不恤民。)而歸於陳氏。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曰不悛。(改也。)以樂慆(藏也。)憂。(以逸樂之過藏憂患之萌。)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公室不久將日衰而致亂也。)

〔說苑〕晉平公春築臺

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務施緩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臺是奪民時也春為耕種之時不應役作夫德不施則民不歸刑不緩則百姓愁使不歸之民役愁怨之百姓而又奪其時是重竭也豈所以定命安存定百姓之命而使之安存而稱為人君於後世哉使人君之名見稱於後世平公曰善乃罷臺役

又晉平公問叔向曰歲饑民疫翟人攻我我將若何對曰歲饑來年而反來年必反而不饑矣疾疫將止矣翟人不足患也公曰患有大於此者乎對曰夫大臣重祿惟恐失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顧寵於小官左右之人居小官而顧思媚悅以保其寵而君不知此誠

毳音吹

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中曰。欲有諫者毋隱

韓詩外傳 晉平公遊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盍胥 船人名。 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由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主君無好士之意耳。無患乎無士也。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吾何謂不好士乎。盍胥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爾。背上之毛。腹下之毳。 毳細毛。 益一把。飛不為加高。損一把。飛不為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門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 〔又

晉平公之時。藏寶之臺燒。士大夫聞。皆趨車馳馬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子（公子名）獨束帛而賀。平公勃然作色曰。珠玉之所藏也。國之重寶也。而天火之。子獨束帛而賀何也。公子晏子曰。臣聞之。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商賈藏於篋匱。今百姓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口。而賦斂無已。收大半而藏之臺。是以天火之。且臣聞之。昔者桀殘賊海內。賦斂無度。萬民甚苦。是故湯誅之。爲天下戮矣。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言人君專藏貨財。必致禍亂。今晉藏寶之臺焚。是天爲之散其財以儆人君。故爲君之福。）而不自知變悟。亦恐君之爲隣國笑矣。公

曰善自今以往請藏於百姓之間。

按晉平公好色好貨崇侈宮室強臣柄國政出私門晉自文公世主會盟至平公而浸衰不能復振矣孟子獨引其待亥唐一事爲大國尊賢之證惜不委心任用中興霸業雖虛禮崇隆亦何益哉求幾國勢日替地分三晉不能任賢子孫式微其所由來者漸矣

亥唐 晉賢人也

高士傳亥唐晉人也高恪寡素晉國憚之平公與亥唐坐有閒亥唐出叔向入平公伸一足曰吾向時與

亥子坐腓痛足痺。久坐則足腓麻木之謂。不敢伸叔向不悅公曰子欲富乎吾祿子子欲貴乎吾爵子亥先生乃無欲也吾非正坐無以養之子何不悅乎

康誥曰殺越人於貨

【書】周書康誥。武王以殷餘民封康叔于衛。作誥命之。王若曰凡民自得罪非為人所誘。寇攘姦宄殺人。殺戮越人。顛越人於貨以取財貨。暋孟子作閔。不畏死罔弗憝。惡也。孟子作凡民罔不譈。言強狠亡命人無不怨惡之。用罰如此。乃當其罪。書意本為治殷頑民而發。孟子引書以見禦人之盜。法所必誅。其貨則不可受。若諸侯交際固不可以此例之也。

獵較蓋將祭則獵獵取禽獸以薦新既獵則相聚較其多寡以相誇耀此魯國之弊俗孔子

初仕魯貴在從俗而漸乃革除故孔子亦獵較也

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 詳見論語齊人歸女樂條按用孔子爲魯定公

今云季桓子者蓋桓子柄國用孔子本出桓子意遂由中都宰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魯國大治齊人懼而歸女樂文馬以沮之季桓子立意必受故勸魯君爲周道遊往觀怠於政事三日不朝郊又不致膰孔子乃去故桓子臨終甚悔謂康子曰魯國幾興以我故使仲尼去而魯不終治故康子亦有名孔子之意而惜終不能用也

於衛靈公際可之仕於衛孝公公養之仕 詳見中庸

孔子條孔子適衛衛靈公致粟六萬於孔子是所謂接遇以禮際可之仕也其後終以仰視蜚鴻色不在孔子孔子遂去蓋際可已衰矣孝公疑卽出公輒出公繼立時孔子又適衛大約其致粟仍襲靈公之舊而禮遇不深故第謂爲公養之仕史記又載衛出公父蒯

柝音橐　　二　　欜音託

聵不得立。諸侯頗以爲言。孔子弟子咸仕于衛。衛君欲得孔子爲政。故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於是有正名之論。蓋公養之仕。亦即此時。際可公養。非可以仕言。因孔子仕魯。遂并此亦以仕言耳。

擊柝　夜行所擊。夜巡以代更籌者。

〔易繫辭下傳〕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周禮天官〕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夕擊柝而比之。以比查宿直之人。〔又夏官〕挈壺氏。凡軍事。縣壺。漏。以代以序聚欜。即柝也。以次序巡聚。擊柝以備守。

委吏　乘田

〔闕里志〕孔子二十歲。仕於魯。爲委吏。主會計之官。料量平。出入內平。二十一歲。爲乘田。主牧養牛羊之官。養畜蕃息。牧養茂盛。

按此孔子爲貧而仕。取其職之易稱。故雖委吏乘田。不以爲辱。然聖人可以大受。亦可以小知。俱於此見矣。

臺賤役也。

春秋左傳昭七年申無宇曰。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服屬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能造成事者。皁臣輿。佐皁舉衆事者。輿臣隸。隸屬於吏。隸臣僚。供勞役者。僚臣僕。主藏者。僕臣臺。臺下所役。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

廩人

鱻音鮮

周禮地官稟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王所賜予。

稍食 稟祿。

庖人

周禮天官庖人掌共六畜。即馬。牛。羊。雞。犬。豕。六牲也。六獸。麋。鹿。熊。麕。野豕。兎。六禽。鴈。鶉。鷃。雉。鳩。鴿。辨其名物。凡其死生鱻生肉。薧乾肉之物。以共王之膳羞。與其薦羞之物。共賓客之禽獻。

禮記祭統胞者。即庖人。肉吏之賤者也。

皮冠　旃　旍　旌 圖附載

春秋左傳昭二十年皮冠以招虞人。以田獵所服招虞人也。詳見滕文公下齊景公田條。

周禮春官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記識。以待

旜音氈　旞音遂

國事。日月爲常。畫日月於旗端。言常明也。交龍爲旂。畫兩龍相倚。通以赤色爲之。無文采。通帛爲旜。即旃也。通帛色大赤。象恭己無事也。雜帛爲物。以雜帛緣其邊爲燕尾。若今之讓旟。然象物雜也。熊虎爲旗。畫熊虎於上。言與衆期於下。象猛勇也。鳥隼爲旟。畫鳥隼於上。象其迅疾也。龜蛇爲旐。龜取其靜而有知。蛇取其儆而有勇。全羽爲旞。以五采羽繫於旞上。取全而遂之之義。析羽爲旌。析羽於旗首。取文采之義。及國之大閱。仲冬。教大閱。贊司馬。主兵事者。頒旂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象路。王燕居坐以出入者。建旞。斿車田車。建旌。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

皮冠圖

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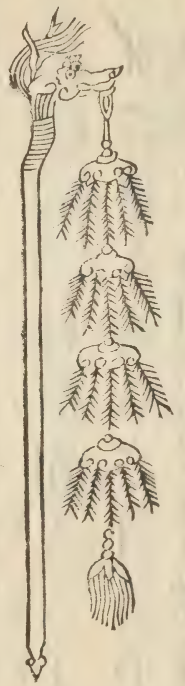
披皮冠以黃白者爲之高只二寸諸侯孤卿大夫皆冠之又爲田獵之冠故以招虞人

按通帛無他飾周尚赤故全以赤爲之庶人未仕未有文采故以旃招之取其質素也

旂圖

按龍旂九斿以象大火士已出仕猶龍之能變化故以旂招之

旌圖



按旌即羽也析翟羽於旂竿之首取其文明之象仕至大夫則變化而成文采故以旌招之

詩云周道如底

饛音蒙　捄音求　匕音比　潸音衫

詩小雅大東之篇。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此以告病。其首章曰。有饛滿簋貌。簋飧。有捄曲貌。棘匕。以棘為匕也。凡食出於門登於俎。必以匕載之。詩人言此以興起下文周道之直如此。皆東人輸賦之道。亦以見上人所食如此豐厚。此東人所以傷於財也。能勿顧之而出涕乎。周道如砥孟子作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詩人言此以見此即東人輸賦之道。孟子引此以為禮門義路之証。見君子非禮義固不由也。睠言顧之。潸然悲傷貌。出涕。興也。

四書考輯要卷十九終

吳郡穆大展局刻

四書考輯要卷二十

桂林陳宏謀榕門輯　孫蘭森編校

孟子

告子上

杞柳 杞。枸杞也。又柳屬。生水旁

桮棬 說文謂桮。𠤷也。棬。屈木卮也。

按告子以杞柳爲性。集註謂如荀子性惡之說。荀子謂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蓋凡非天性而待矯揉以作爲之。皆謂之僞。是即告子以人性爲仁義

意也告子又以湍水爲性集註謂近於揚子善惡混之說揚子謂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與蓋氣以帥志而後有所作爲故謂氣爲適善惡之馬至謂修善則善修惡則惡是以善惡謂性之所有而成於修告子則以善惡爲性之所無而生於習故以水喻性任人自分東西亦與揚子說小異而意自相近皆非性之本來面目至佛氏則又謂作用爲性蓋謂目之視耳之聽手之捉執足之運奔皆性也此正與告子以生爲性之說相似蘇東坡

論性謂自堯舜以來至孔子不得已而曰中曰一。未嘗分善惡言也。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岐矣。胡文定公論性謂性不可以善言才說善時便與惡對。非本然之性矣。孟子道性善只是贊美之辭。說好箇性。五峰論性云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此卽與告子性無善不善之說同。韓昌黎原性篇謂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是又所謂性有善有不善也。凡此皆就氣質之性言之其

說各滯於一偏似是而非大悖乎道故孟子皆力闢之。若義理之性則統賢愚而一致初無差別孔子謂性相近習相遠是也孟子矯當時不知性者之弊故曰性善此性之本體其不善者由習染之汚耳。豈民彝懿德之本然哉。

白雪　陰氣凝而爲雪。凡花皆五出獨雪花六出陰數之極也。惟春雪則五出。近陽數也。

炙　以火炙肉

詩小雅瓠葉有兎斯首燔之炙之。禮記曲禮凡進食之禮膾炙處外。在殽胾之外。國語楚語屈建曰庶人有魚炙之薦

孟季子孟子從昆弟。以仲季之序考之當爲仲子之弟。

弟爲尸

〔禮記曲禮〕君子抱孫不抱子。古禮經語也。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爲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之所以爲尸者則自下之。尸必式。不敢亢禮。乘必以几。可以憑几之爲禮。〔又祭統〕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又禮器〕夏立尸而卒祭。夏之禮尸。飲食則暫坐若不飲食則唯立以俟祭之終。殷坐尸。殷之禮尸。雖無事亦坐。周旅酬六尸。周祫祭之事群廟之主皆聚於后稷廟中。后稷尸尊。不與子孫爲酬酢。毀主之廟無尸。故惟六尸而已。

詩曰天生蒸民

〔詩〕大雅烝民之篇宣王命仲山甫築城於齊尹吉甫作詩送之其首章曰天生烝孟子作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詩言民之常性如此見仲山甫有是德故人皆好之也孟子引詩以為人性皆善之證。天監有周昭假於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賦也。

麰麥

〔禮記月令〕季春之月天子乃為麥祈實〔又〕孟夏之月農乃登麥登塲也。天子乃以彘嘗麥麥性熱彘為純陰物以彘嘗麥調劑之宜也。先薦寢廟。〔又〕孟夏之月麥秋至麥以初夏熟故四月為麥秋。〔詩周頌思文〕立粒同我烝民使蒸民皆得粒食莫匪爾指后稷極

至德也。此詩頌美后稷，故言烝民得以粒食，皆爾后稷之德所致也。貽我來（小麥）牟（同麰，大麥）。帝命率育（帝命以此徧養下民，此正后稷至德之實也。）

易牙（雍人，名巫，字易牙。牙善調五味。）

春秋左傳（僖十七年）齊桓公好內，多內寵。公與管仲屬孝公（公子雍）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即易牙）有寵於衛共姬（齊桓公妾），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其姬子，公子無虧也。易牙既有寵，因爲衛共姬請立武孟）。冬十月，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虧。

呂氏春秋：管仲有疾，公曰：仲父之疾革（急也）矣，將何以教寡人？管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公曰：易牙烹其子

澠音緬　輈音舟　蝥音謀

以慊（快也）寡人向何疑耶。管仲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卒。公逐易牙。三年。復召用之。

【淮南子】淄澠之水（在今山東臨淄縣地。）合易牙嘗而知之（兩水味不同。合在一器。易牙能嘗而別之。言其善辨味也。）

子都（鄭大夫公孫閼也字子都以美麗稱）

【春秋左傳】（隱十一年）鄭伯將伐許授兵（賦車馬也）於大宮（鄭祖廟）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爭所賦之車）潁考叔挾輈（車轅）以走（挾車轅而先走。）子都（即公孫閼）拔棘（戟也）以逐之及大逵（方軌大路）弗及子都怒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鄭莊公旗名。）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潁考叔顛隊而

死。

又莊十六年鄭伯治與於雍糾鄭大夫之亂者治殺雍糾之徒也。初，鄭祭仲專權，鄭伯使其壻雍糾殺之。祭仲知之，與其黨子都殺雍糾而逐厲公。今厲公反國，故欲治殺雍糾之徒。九月殺公子閼。鄭公孫閼。祭仲黨也。

詩鄭風山有扶蘇山有扶蘇。小木隰有荷華。芙渠也。二句以山隰所生，興起下文所見之人也。不見子都。言其美也。乃見狂狂夫且。此婦人戲其所私之人，以為非極美之子都，乃見狂夫也。

牛山在今山東臨淄縣地。

晏子春秋齊景公遊於牛山，北臨齊國，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死乎。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此見人世循環

應言而

運數代遷。時勢之常。土地雖善。不能常守。如可常守則前人如太公諸人。常守之矣。景公亦無由登牛山而遠歎也。今日又何必望而流涕乎。亦以見景公之無能爲也。

奕秋 當時以善奕著稱。秋其名也。故謂之奕秋。

熊掌 莊子所謂熊經鳥伸卽此。

天中記熊方冬而蟄。嚾自舐其掌。故其掌特美。烹之難熟。晉靈公殺宰夫之胹也。烹熊蹯卽熊掌。不熟者。而楚成見圍爲太子所圍。請食熊蹯而死。以其難熟。冀於外救也。

桐梓 叅看前梓匠輪輿條。梧卽桐也。檟與梓同類。皆良材也。

詩鄘風定之方中椅桐梓漆。皆琴瑟之材。爰伐琴瑟。又大雅卷阿梧

菶音捧　雘音擭

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梧桐盛貌。〔書禹貢〕嶧陽嶧山之陽魯地。今屬山東鄒縣。孤桐。特生孤桐。〔管子〕五沃之土其木宜桐。以上梧桐。〔詩小雅小弁〕維桑與梓。父母所植。必恭敬止。〔書梓材〕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采飾之也。〔說苑〕商子曰南山之陽生木焉名曰橋。竦然實而仰。橋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勃然實而俯。梓者子道也。〔春秋左傳襄二年〕〔穆姜〕魯成公母。使擇美檟。梓屬以自為櫬棺也〔又襄四年〕季孫為己樹六檟可以為櫬。於蒲圃魯圃名。東門之外。〔埤雅〕俗呼梓為木王。蓋木莫良於梓。故書以梓材名篇。禮以梓人名匠。以上梓檟。

場師

周禮地官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瓜屬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蓏。享亦如之。謂宗廟月享及薦新也。

樲棘 樲酸棗。棘棗之多刺者。

趙孟 晉卿趙氏也。世世執國政故世謂其能貴賤人

春秋左傳襄三十年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言事之不可惰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之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

詩云既醉以酒

（詩）大雅既醉之篇。祭畢而燕父兄耆老。既歌行葦以酬之。父兄乃作詩以答焉。其首章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德）恩惠也。詩言享其飲食恩惠之厚。孟子引詩則以德爲仁義。與詩旨小異

君子萬年。介爾景福。賦也。

荑稗 二種也。草之似穀者。有米而細小。

告子下

任 小國也。風姓。太皞之後。伯爵。今山東濟寧州地。

屋廬子 姓屋廬。名連。晉賢人。孟子弟子。嘗著書。祖彭聃之法。

親迎 見前滕文公下公明儀章女子之嫁條。

曹交 曹。姬姓。伯爵。文王子叔振鐸封於曹。今山東曹縣地。交爲曹君之弟。

弁音盤　鸒音豫　罹音離　踧音笛　惄音匿　疢音趁

烏獲秦力士名。

帝王世說秦武王好多力之士烏獲之徒皆歸焉秦王於洛陽舉周鼎烏獲兩目血出。

小弁

詩小雅小弁篇。幽王太子宜臼被廢其傅代作此詩。弁樂貌。彼鸒雅烏斯歸飛提提。群飛安閑。民莫不穀我獨于罹。憂也。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則也。踧踧平易周道鞫窮也為茂草。我心憂傷惄焉思念也。如擣。舂也。假寐永歎維憂用老。憂之至。故未老而老也。心之憂矣疢如疾首憂之甚至於病也頭也。維桑與梓父母所植。必恭敬止。觀物尚知恭敬。況父母乎。靡瞻匪父靡

菀音鬱 漼音罪 萑音完 淠音譬 伎音祁 墐音僅 醻音酬

依親也。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然父母不我愛。豈我之生不屬父母之毛。不離父母之裏者乎。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言何生我之不辰也。興也。菀茂盛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深貌。者淵。萑葦淠淠。衆也。譬彼舟流。不知所屆。至也。心之憂矣。不遑假寐。興也。鹿斯之奔。維足伎伎。舒貌。雉之朝雊。雉鳴也。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言我獨見遺棄。譬彼傷病之木。憔悴無枝也。心之憂矣。寧莫之知。興也。相彼投兔。尚或先之。哀其窮而先脫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埋藏也。君子秉心。維其忍之。今王信讒。棄逐其子。是投兔死人之不如矣。奈秉心何其忍也。心之憂矣。涕既隕之。興也。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如醻爵得即受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不舒緩而究察之。伐木

椅音巳　扡音移　笱音苟

椅矣倚其類也析薪扡矣隨其理也言皆不安挫折之舍彼有罪予之佗加也矣今舍有罪之讒言而加我以非其罪是伐木析薪之不若也賦而興也莫高匪山山雖高而或陟其巔莫浚深也匪泉泉雖深而或入其底君子無易由言君子不可易其言也耳屬于垣恐垣邊有耳或觀望左右而生讒譖之言也無逝我梁取魚之梁無發我笱取魚之器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言小人窺伺甚衆故無易由言也逝梁發笱恐敗壞我家事也然我躬不能省閱又遑恤爲後計此敢怨而不敢怨也賦而比也此見小弁之善怨也

凱風

〔詩〕邶風凱風篇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其子作此詩以自責凱風自南比其母也吹彼棘心棘小木叢生多刺棘心則稚弱難長者比子之多而幼也棘心

鈃音汧 睍音燕 睆音婉

夭夭母氏劬勞此也。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棘可為薪則木長成矣以興起子巳長大而無用也母氏聖善我無令人母氏本聖善我七子無令人是以使母不安其室也興也。爰有寒泉在浚衛邑。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言水小尚能潤物子多竟不能事母興也。睍睆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言黃鳥猶能以好音娟人而七子竟不能上慰母心興也。此見凱風之不怨也。

宋牼姓宋名牼宋人一名鈃。

莊子宋鈃作為華山之冠冠名上下均平以自表接萬物以別有為始分別其等差。見侮不辱救民之鬬息天下之爭。禁攻寢兵救世之戰止天下之戰。以此周行天下雖然其為人

太多其自爲太少。言宋鈃止有爲人之心。無自爲之意。故孟子以好遊教之。

石丘宋國地。今未詳其處。

季任任君之弟。時爲任君居守。

書曰享多儀

書洛誥。周公既卜居洛邑。史臣錄其君臣問答。及成王命周公治洛之事。公曰汝其敬言汝宜自持以敬。方能責人之不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此言御諸侯之道有誠意周摯而敬。享者有爲意周旋而不可言享者皆不可不知也。享多儀。儀不及物。禮不足而幣有餘。惟曰不享。雖多儀而同於不享也。孟子無惟字。惟不役用也。志於享。惟不用誠以享。故同於不享也。書言諸侯朝享不誠。則必來僭侮之漸。孟子引詩以爲不成享之證。凡民惟曰不享。人皆謂上不必享。惟事其爽侮。國無享上之

誠政事乃日節
於爽忒僭侮矣。

公儀子名休。爲魯君相

史記循吏傳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以受魚而棄官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菜名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讎同售其貨乎。見大夫不應占小民之利也。

舊說公儀子嘗

窊音於
擷音挈

謂曾穆公曰君知圃人之爲圃乎沃其壤平其畦逼其風日疏其水潦而施蓺植焉窊汙下也隆高也乾濕各隨其物產之宜時而樹之無肴違也蔬成而后擷採也之相其豐瘁取其多而培其寡不傷其擷使蔬不困採擷而或傷其本也巳而溉蔬息其擷不時時採取於是危日充而圃不匱今君之有司取諸民不竭知取而不知培之其生幾何而入於官者倍焉君之圃將匱也巳臣竊爲君憂之

王豹衛人蓋善謳者

淇衛邑今河南淇縣地在河之西見大學

緜駒（齊人。蓋善歌者。）

高唐（齊邑。今山東高唐州地。居齊之右。）

華周（即華旋。）杞梁（名殖。皆齊大夫。）

春秋左傳（襄二十三年）齊侯還自晉。遂襲莒。門于且于（莒地。今屬山東莒州。親攻其門也。）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杞殖華還（即華旋。）載甲夜入且于之隧（狹路。）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近莒之地。）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勝大國。蓋懼。故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梁戰死。其妻逆喪歸。）使

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有罪則君不應弔）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言不敢在郊受弔）齊侯弔諸其室。〔說苑〕齊莊公伐莒為車五乘之賓（選車徒以戰也）而杞梁華舟（即華周）獨不與焉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華舟同車侍於莊公而行至莒莒人逆之杞梁華舟下鬬獲甲首三百莊公止之（止其鬬）杞梁華舟曰君為五乘之賓而舟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行是汚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

阤音號

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言邀車徒而刑梁不與，今奮勇以戰而君又不許，臣深以為恥。臣惟知深入多殺，他非所知也。遂進鬭壞軍陷陣。三軍弗敢當。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為之阤。阤，墮也。而隅城角為之崩。

孔子為魯司寇即謂齊人歸女樂膰肉不至事。詳見中庸仲尼及論語齊人歸女樂條。

五霸

按孔氏穎達及趙氏。謂夏有昆吾。商有豕韋、大彭。周有齊桓晉文。是為五霸。顏氏師古及丁氏謂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秦穆為五霸。集註兩存之。然夏

之昆吾商之豕韋大彭其霸業不傳孟子五霸蓋指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秦穆也但宋襄戕中國以結夷狄平日用人於社與楚人戰又曰不禽二毛婦寺之仁不足言霸楚莊乘晉之衰起而盟長諸侯漢陽諸姬楚實盡之且以蠻夷而脅中國秦穆公雄長西陲其所為霸亦不過霸西戎而已未嘗長中國會盟也皆不足以言霸惟齊桓晉文尊周攘夷名陵城濮功烈顯著惜晉文勝楚之師如私許復曹衛以怒楚執宛春以激子玉皆以詭詐成功請隧葬而干王章為元咺而執衛侯皆非禮也

故夫子謂其譎而不正獨齊桓一匡九合功在斯民霸叢最盛故孟子雖並言五霸而獨取葵邱之會爲合於義理而專事富强自專征伐功首罪魁隱寓言外矣

葵丘 宋地今屬河南睢州見論語齊桓公條

歃血 孔疏謂凡盟禮殺牲歃血告誓神明若有背違欲令神加殃咎使如此牲也不歃血葢陳牲而不殺特以好會明天子之五禁而似同於尋常要誓之舉也

曲防 謂曲爲隄防以阻水而專利也

周禮考工記匠人凡溝必因水埶同埶就水所趨以成溝防所以止水必因地埶因地埶之高乃易作防善溝者水漱之水常灌漱則無所壅善

防者水淫之。水得淫洪其中。則不致外潰。凡為防。廣與崇高也。方。等也。其綢薄其上也。參分去一。下闊三分。則上減一分。下寬上狹。防乃堅固。大防外綢自外觀之。下基厚而土稍薄。則水不能潰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為式預先深之。以為準式。

禮記經解防。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防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國語周語召公曰。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是故為川決之使導。

遏糴閉糴不使至鄰國也。

國語魯語魯饑臧文仲曰。盡以名器請糴於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文仲名。備卿。辰請如齊。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齊人歸

其王而予之糴。〔又〕〔晉語〕晉饑乞糴於秦。丕豹曰晉君無禮於君〔謂晉惠公也〕衆莫不知。君其伐之勿予糴。公曰寡人其君是惡其民何罪。況舟於河歸糴於晉。〔春秋左傳僖十四年〕秦饑使乞糴於晉晉人弗與〔此所謂過糴也〕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言不與秦糴。秦必怒而來伐。君應悔前此之不予糴也。〕

慎子 〔名滑釐。又名到。趙人。學於墨子。好黃老道德之言。蓋當時爲善用兵者。〕

南陽 〔今河南有南陽府。距魯太遠。亦非齊地。恐非孟子所謂遂有南陽也。閻氏若璩謂岱山之南。謂之南陽。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南陽屬齊。必齊之地。深揷入魯地者。〕

白圭名丹，周人。或作魏人。

史記貨殖傳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各處勸人墾種）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歲熟取穀，予之絲漆。（以絲漆易穀也）蠒（同繭）出取帛絮，與之食。（與之食，以易帛絮也）太陰在卯，穰。（饑也）明歲衰惡。（不全豐稔）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此言太歲所在，自卯起至卯止，干支一周，有應饑應旱應水應衰惡之不同，可以預測也）積著率歲倍。（白圭能測歲之饑穰，而積其所著以散售之，率獲歲倍之利。）欲長錢，（錢有餘）取下穀；（收最下之穀，以其賤而易售也。）長石斗，（穀石有餘）取上種。（取最上之種，收之以待厚利。）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

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國策〕魏策白圭謂新城君曰夜行者能無為姦不能禁狗使無吠已也故臣能無議君於王不能禁人議於君也言我可以不言子之失而不能禁人之不言子之失於君也。〔韓非子〕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此所謂以鄰國為壑也。是以白圭無水難。

貉北方之國。其種有九。故周禮謂九貉。

漢鼂錯請募民實塞奏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

三寸。冰厚六寸。食肉而飲酪。牛羊乳。其人密理。膚理密厚。鳥獸毳毛。生細毛乃可避寒。其性能寒。

舜發於畎畝之中舜耕歷山。以孝聞。故堯舉以為百揆。而禪帝位。舜為聖人。且君也。由農夫而崛起。故曰發。傅說以下五賢皆臣子。故但曰舉。舜事詳大學舜條。

傅說舉於版築之間

書說命王宅憂亮陰天子居喪名。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庸作書以告曰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畫象以求也。說築傅巖之野今山西平陸縣地。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我也德。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

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君果從諫而聖、雖不命臣。猶且承之而諫。疇敢不祗敬也若順也。王之休命。惟說命總百官。乃進

于王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

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治也。民。惟天聰明。惟聖時

憲垂法於下。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治也。王曰、旨哉說。乃言惟

服可服行也。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信也。不

艱王信其言、不以爲艱。允信也。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殷臣、高宗之師既乃遯于

荒野高宗舊隱於南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罔予棄

予惟克邁行也。乃訓。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治事也。

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王曰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汝也。風教也。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君必藉良臣以輔也。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按說命之篇詳載周書。茲節錄其文如此。

膠鬲舉於魚鹽之中 膠鬲事見前卷。遭殷末之亂。鬻販魚鹽以自隱。文王舉之於殷。爲殷賢臣。

魚 見中庸。

鹽

禮記曲禮 鹽曰鹹鹺 鹽味之厚。 書洪範 潤下作鹹。 周禮天官 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鹽。苦鹽地

而得者。散鹽煮海而成者。賓客共其形鹽築為虎形燕享所用也。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鹽其甘如飴后及世子亦如之凡齊事謂劑五味之事。鬻鹽湅治之鹽。以待戒令　春秋左傳昭二十年晏子曰海之鹽蜃祈望守鹽之官。守之齊自管仲相桓公官山府海以通鹽筴故齊世守其法至末年而征斂無度矣。

管夷吾舉於士管仲奉公子糾奔魯桓公已先入齊使人請管仲於魯欲生得之管仲請囚至堂阜而脫之三薰三沐舉為齊相所謂舉於士也事詳論語管仲條。

孫叔敖舉於海孫叔敖又名蔿艾獵蔿賈之子也。

列女傳孫叔敖少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有憂色其母問之叔敖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兒今見之

恐不得事親也母曰蛇今安在叔敖曰吾恐他人之復見之也殺而埋之矣母曰子之陰德及人矣無害也。史記循吏傳 孫叔敖者楚之處士也虞邱相楚相也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三月爲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言政令寬大也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採木竹於山春夏以水乘多水時以出林木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爲幣輕更以小爲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爲輕今市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市肆臣請遂令復如初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庳車

甲小其車。王欲下令使高之。相曰。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梱門限。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梱高則車必高。乃能行。君子自不肯仍以卑車為倘車卑則至梱必下車。如能越也。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

春秋左傳宣十一年令尹蔿艾獵城沂楚地。今屬河南正陽縣。使封人築城者。慮事計其功。以授司徒掌徒役。量功命日度其功之大小以定其日之遠近。分財用。平板榦立板而後施榦。則築之可平。稱畚築土器。程土物作程限。議遠邇。畧行也。基趾城基也。具餱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於素不愆素所定之期。言如期而成。此見叔敖能使民也。

又宣十二年晉師救鄭。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晉中軍帥欲還。隨武子晉上軍帥曰。善。蔿敖為宰即孫叔敖

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在車右者挾轅為戰備。左追蓐。在左者求草蓐為宿備。前茅慮無。楚以茅為旌識。計慮賊之有無。中權後勁。中軍制謀後以精兵為殿。百官象物而動。各守其職事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軍素有戒備以禦寇。若之何敵之。彘子晉中軍佐。曰。不可。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以中軍佐濟。率其軍濟河求戰。楚子北師。師北向。次於郔。楚地今屬河南項城縣。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令尹南轅。轉車轅南向。反旆。將歸也。伍參言於王曰。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

乘轅而北之。改轅車仍向北將與晉戰也。次於管。鄭地。今河南鄭州。以待之。趙旃。晉公族大夫。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入楚軍也。屈蕩楚大夫。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魏錡趙旃之怒楚師也。使軘車兵車。逆之。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薄迫也。毋人薄我。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晉師右移皆移去。及昏。晉之餘師不能軍。不能成營。宵濟。亦終夜有聲

說苑叔敖相楚期年。而楚國治。莊王以霸。叔敖妻不衣帛。馬不食粟。嘗乘棧車。木車。牝馬。披羖羊之裘。從者曰。車新則安。馬肥則疾。狐裘則溫。何不爲也。叔敖

曰吾聞君子服美益恭小人服美益倨吾無德以堪之矣。史記滑稽傳楚有優孟優伶也得幸楚王。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無遠去也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像孫叔敖之起居笑言。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楚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

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邱（楚地今屬河南固始縣）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按優孟即善誹諧何至楚莊遂以爲叔敖復生而至欲仍相之蓋孫叔敖之子貧困無歸藉優孟而得封則有之耳）

按楚莊王時南境東境去海尚遠而史記稱孫叔敖楚之處士又稱孫叔敖進自虞邱子（由虞邱子進用）或又曰期思之鄙人期思今固始縣即寢邱也或曰由沈尹莖（楚大夫）力（藉其力而進用）或曰楚有善相人者招聘之皆無起家海濱說孟子謂之舉於海其事殆

不可考矣。

百里奚舉於市 即指飯牛事秦事。詳見前百里奚條。按孟子已深辨百里奚無飯牛自鬻之事，而此又云舉於市。蓋百里奚當窮困時，飯牛或事之所有。自鬻要君，則斷無是理，故孟子反覆斥其誣。

盡心上

宋句踐 姓宋，名句踐。蓋當時游說之士。

韓

史記韓世家 韓之先與周同姓姬氏。其後苗裔事晉，得封於韓原。今陝西韓城縣地。曰韓武子。左傳謂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則韓是武王之子。詩亦稱韓侯出祖。蓋有韓而先滅。其後裔又事晉也。從封姓為韓氏。至韓康

子與趙襄子魏桓子共敗智伯分其地晉侯六年與趙魏倶得列爲諸侯後爲秦所滅。

東山 子闕氏若璩謂今山東曲阜東有防山。即孔子父母合葬處。在魯之東。應指此爲東山。或曰費縣西北蒙山。正居魯境之東。一名東山。孔子登東山而小魯應指此。說與註小異存考

子莫 魯之賢者。姓族無考。

伊尹曰予不狎於不順

書太甲篇。太甲既立不明厥德伊尹放諸桐。史氏錄其訓誡之辭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不順。營于桐宮營宮於桐今山西聞喜縣地。密邇先王其訓與湯墓密邇。庶幾朝夕哀思。感發興起。即以是爲訓也。無

貆音暄

俾世迷王徂（往也）桐宮居憂克終允德（終信有其德於身也此二句乃史臣追述之詞）

詩曰不素餐兮

（詩魏風伐檀之篇詩人美賢者厲志非其力不食故述其事而歎之其首章曰）坎坎（用力聲）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貉類）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賦也詩美賢者之不空食人祿也故公孫丑引之以為問難之端）

王子墊（齊王之子事跡無考）

桃應（姓桃名應孟子弟子）

范（本晉邑後屬齊今山東范縣地）

垤澤之門宋城南門。在今河南商丘縣地。

齊宣王欲短喪

按馬氏端臨謂後世儒者皆以短喪自漢文遺詔始以爲深譏不知三年之喪自春秋以來未有能行之者故子張問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蓋當時未有行三年喪者故子張疑而問之而夫子答以古禮皆然蓋亦歎今人之不能行也滕文公問喪禮於孟子欲行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魯爲秉禮之國

尚不能行他國可知矣齊宣王在戰國時亦遂有短喪之議亦當時皆以短喪爲便耳漢承秦舊秦無禮義亢上抑下今禮制雖不可考必有過情不當者故漢文一矯而正之而後世遂相沿而不攺其實短喪非自漢文始也

又按齊宣王之庶夫人死蓋爲宣王尚在故其子不得爲母服三年之喪其傅乃爲之請數月也禮謂妻不壓妾恐非以壓於嫡母而不得終喪也考儀禮喪服章謂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公子卽謂諸侯之妾子爲母賤不得伸乃制

歠音啜　咤音叱　齧音嚙　嚃音叅

此服不奔其恩也。當時此禮已廢。故公子之傅有此請耳。

滕更 滕君之弟。名更。來學於孟子。

放飯流歠齒決

禮記曲禮 侍食於長者。毋摶飯 取飯作摶。欲爭飽也。 毋放飯 放肆無所節制。 毋流歠 歠飲之流連而不知止。 毋咤食 以舌口中作聲。 毋齧骨 嫌其聲之聞。 毋反魚肉。不以所餘反於器。 毋投與狗骨。不敢賤主人之物。 毋固獲 必欲取之。 毋揚飯 以手散其熱氣。嫌於食之急。 飯黍毋以箸 取用匕之便。 毋遝羹 不宜以口嚃取食之。 毋絮羹 就器中調和之。 毋刺齒 不宜以物刺於齒。嫌於不敬。 毋歠醢 以口歠之。嫌其味淡。 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客歠醢

嚥首最

主人辭以窶貧不能調和也。濡肉殽胾之類齒決可以齒斷之乾肉脯脩之類不齒決當擘之以手非齒所能遽斷也。毋嘬炙併食之也。

盡心下

春秋無義戰

按春秋書戰二十三始桓十年來戰於郎終哀十一年戰於艾陵書伐二百一十有三始隱二年鄭入伐衛終哀十三年楚公子申伐陳書侵六十始莊十年公侵宋終哀十三年晉魏曼多侵衛敗師十有六取師三兩兵相接曰戰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詭師而勝之曰敗悉虜而停之曰取。

諸侯不用王命自相攻戰皆非義也春秋於齊桓召陵之師則善其尊王於晉文城濮之戰則善其伐楚所謂彼善於此也然一則書遂以譏其專一則書及以譏其意亦未以爲盡合於義而許之也

武成

書武成篇武王克殷柴望以告武成。史錄其誓衆伐商之事。既戊午師逾孟津。今河南孟津縣地癸亥陳於商郊。俟天休命。勝商之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言師之衆也會于牧野。今河南汲縣地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紂兵從後自攻而敗也。血流漂杵。血之橫流如杵之舂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由商之舊。釋

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商賢臣。閭。敬賢。故過其閭而式之。散鹿臺在今河南淇縣地。紂積財之所。之財。發鉅橋在今直隸曲周縣地。紂積粟之地。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厥四月哉始也。生明。月初生明月之三日也。王來自商。至于豐。今陝西鄠縣地。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今陝西華州地。放牛于桃林之野。今河南靈寶縣地。示天下弗服。不復用兵。既生魄。月初暗處爲魄。生魄爲望後一日。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速也。奔走。趨蹌以執事也。執豆籩。將以祀天。越三日庚戌。柴望。燔柴祭天。望祭山川。大告武成。

陳謂戰陣之法也。

赭音柘

鸛音灌

春秋左傳桓五年 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車戰二十五乘為偏，五人為伍。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則以伍彌縫其闕漏焉。 戰於繻葛。鄭地。今屬河南長葛縣。 又宣十二年 欒武子曰：楚君之戎，分為二廣。十五乘為一廣。廣有一卒，百人為卒。卒偏亦十五乘也。之兩。二十五人為兩。廣十五乘，復以二十五人為副。右廣初駕，雞鳴而駕。數及日中。拒守敵人自早至日中也。左則受之。左廣自日中接右廣以拒守也。以至於昏。二廣輪流預備敵寇。內官近官序當其夜，以序守夜。以待不虞。 又昭二十一年 晉救宋，與華氏戰於赭丘。宋地，今屬河南陳州府。鄭翩宋大夫華氏之黨。願為鸛，其御鄭翩之御者。願為鵞

擐音環

荼音圖

鸛鵞。皆陳名。

［國語吳語］吳晉會於黃池［音地。今屬河南封邱縣。］爭長。吳王乃戒令夜中。服兵擐［穿也。］甲。係馬舌［係之不使鳴。］出火竈［息竈使無炊烟。］陳士卒。百人以爲徹［通行。以百人通也。行爲一行。］百行。行頭皆官師。建肥胡［幡名。］奉文犀［犀之有文理者。］之渠［楯也。］十行一嬖大夫。建旌提鼓。十旌一將軍。載常［太常。］建鼓。萬人以爲方陳。皆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矰［矢名。］望之如荼［茅也。其色白。］左軍皆赤常。赤旟。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右軍皆元常。元旗。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爲帶甲三萬。雞鳴乃定。

［齊語］又管子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於是制國。五人爲伍。軌長帥之。五十人爲小戎。里有

司師之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

按蘇氏曰王者之兵其制繁而曲霸者之兵其制簡而直司馬法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陣之中多為曲折以盡其變鈎連蟠屈各有條理此所謂繁而曲也春秋中魚麗鸛鵝皆其遺制至吳晉爭長於黃池夫差以三萬人壓晉壘而陳人百為行行百為面行陣通徹無有隱蔽此所謂簡而直也管子兵制以三萬人為三軍與吳相似但其陣法不傳大抵仲之陣法亦取簡直蓋繁而曲者先

賁音奔　梐音陛　枑音護

王所以爲不可敗而非所以逐利僥而直者則其意主於決勝也。

南面而征北狄怨商書仲虺之誥。見梁惠王下湯一征條。與書文小異。

虎賁天子親兵備宿衛者也。

周禮夏官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以卒伍衛王也。伍護軍旅會同亦如之舍王出所止宿處則守王閑梐枑也交互其木以防閑人也

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

王曰無畏寧爾也

書泰誓中篇武王伐商。勗勉也哉夫子。指衆將士。罔或無畏。罔以紂爲不足畏。寧執非敵寧執意以爲非我所敵。百姓懔懔。若崩厥

角。言人心危懼。畏紂之虐。若摧崩其角然。孟子引此數語。與書文小異。解亦與此不同。書謂百姓畏懼紂虐如此。孟子則以為武王自表來伐商之意。而百姓已悅服而稽首。若崩角也。蓋亦斷章取義也。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言武王以一德一心定大功。故永傳之後世也。

袚袗衣鼓琴二女果

史記五帝本紀堯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觀其家法。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觀其治行。賜舜絺衣。即袗衣。謂畫飾之衣也。與琴。詳見中庸舜條。

變置社稷

禮記孔疏湯遭大旱。即七年之旱。欲變置社稷。乃遷烈山

子柱神農氏子。古稷神也。而以周棄代爲稷祠。此可爲變置社稷之一證

君子厄於陳蔡見論語從我於陳蔡條

貉稽姓貉。名稽。蓋當時之自負爲士者。

詩云憂心悄悄

詩邶風柏舟之篇婦人不得於其夫故以柏舟自比其三章曰。憂心悄悄慍于群小指衆妾也。詩言爲衆妾所慍。孟子引詩則以爲君子而見慍於小人之詆。覯閔病也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寤而拊心自念也。有摽拊心貌。賦也。

肆不殄厥慍

詩大雅緜之篇。周公追述太王始遷岐周。以開肆今王業。及文王受命之由。以戒成王。其八章曰肆也不殄絕也厥慍。亦不隕厥問聲聞也。詩言太王之時昆夷爲患。雖不能絕昆夷之

慍怒亦不至墜巳之聲聞。孟子引詩則以爲文王之事可以當之。柞棫拔矣行道兌通也矣言太王至岐。生齒漸繁。歸附者衆。故木拔而道通也。混夷今甘肅甘州諸郡地。駾竄伏也。混夷畏之而遠竄。矣維其喙息也。矣。賦也。見太王之德之盛也

追蠡

〈周禮考工記〉鳧氏爲鐘。鐘懸謂之旋。言其文之四旋也。旋蠡以旋蠡爲飾。如今時有蹲熊盤龍辟邪之類。謂之幹。謂其强幹而能屬鐘。鐘帶其形條而細。謂之篆。如篆籀之文。

〈又〉梓人爲筍虡。橫曰筍。直曰虡。蠃者虎豹之屬。鱗者龍蛇之屬。皆刻其形。以爲筍虡。皆厚脣弇內向也。口。出目目向外也。短耳。大胸中廣也。燿後後微細也。大體短脰足脰甚短。謂之蠃屬。恒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

摶音團
簨音筍
翣音歃

於任重宜聲大而宏則於鐘宜若是者以爲鐘虡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小首而長摶（圓也）身而鴻（大也）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爲筍（凡樂器所共）禮記（明堂位）夏后氏之龍簨虡（以龍形飾之）殷之崇牙（刻木爲之飾以采色其狀隆然）周之璧翣（翣於簨上畫繒爲翣戴之以璧下懸五采之羽而下垂於簨之角）

按樂以象德故其治功備者其舞行綴遠其治功淺者其舞行綴短禹承舜禪揖遜雍容而優入聖域德亦至矣大夏之樂固不亞於唐虞文王當殷紂之時三分有二以服事殷緝熙敬止至德穆穆其聲容之美豈必遠遜於夏禹高子之論本出私

心臆度之辭。孟子詰之。乃僅以追蠡爲言。夫豈足以深論樂之聲容德行哉。故孟子亦第以城門車軌至淺之說喻之。高子應亦恍然矣。

馮婦（以其善悅人。故謂之婦。）

浩生不害（齊人。氏族無考。）

布縷之征（織麻爲布。析絲爲縷。）

周禮（天官大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四曰嬪貢。（絲枲也。）又（地官閭師）任嬪以女事。貢布帛。禮記（月令）孟夏之月。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外內命婦俱用公桑。受桑多則稅繭多。受桑少則稅繭少。以桑爲均齊也。）貴賤長幼如一。（自卿大夫妻至士之妻。皆收繭稅十

一。視近郊之稅

粟米之征力役之征 見中庸時使薄斂條

兩稅三限之法 註

按古者布縷粟米力役不令一時並征故孟夏蠶畢而獻繭稅孟秋農乃登穀而收穀稅後世至唐變爲租（即粟米之征）庸（即力役之征）調（即布縷之征）之法似爲近古德宗時國用不足楊炎始變爲均田之說計畝授稅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爲兩稅法宋代大約相同即今日所行稅法亦如此也

近思錄朱子云有田者納米有地者納絹此兩稅

也絹取於夏。米取於秋。不足者又寬之以冬。此三限也。

盆成括 姓盆成。名括。未詳何國人。事齊後見殺。

上宮 滕君接上賓客之宮也。

羊棗 小棗也。爾雅謂之遵羊棗是也。

諱名不諱姓

〔禮記曲禮〕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以其違諱為難。〔又禮〕不諱嫌名。名同音者。二名不偏諱。或上一字不必諱。或下一字不必諱。君所無私諱。私家之諱不達君前也。大夫之所有公諱。諱其先君。詩書不諱。不以避諱而易詩書之名。臨文不諱。廟中不

諱夫人之諱。雖質也對君之前臣不諱也臣雖對君前。不諱夫人之諱。即下文婦諱不出門之義。婦諱不出門大功小功不諱。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恐得罪於主人【又】祭義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

【春秋左傳】隱八年衆仲曰。天子建德立有德以為諸侯。因生以賜姓。因所由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諸侯命其臣。不得賜以姓。因即其王父字以賜之為氏。為諡。因以為族。或其先世之諡。稱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謂世世居其官。則以官為族。民亦如之

【又】桓二年師服曰。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

【又】桓六年九月子同即魯莊公。生。公問名於申繻魯臣對曰。名

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因所生之瑞名之。以德命爲義以德義期望之以類命爲象因其所象名之取於物爲假因物以名之取於父爲類因與父有所同而名之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名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名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獻公名具武公名敖皆二山名是以大物如山川官名皆大物也不可以命。

白虎通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婚姻也故禮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

不得相聚者皆爲重人倫也。【國語】周語仲山父曰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協名姓商主金聲。謂人始生。吹律合之。定其姓名。

牧皮姓牧。名皮。乃牧之後。受業聖門。與琴張曾晳爲友。蓋亦狂士也。本朝增祀廟庭。稱先賢牧子。

萊朱即仲虺。一名仲偶。又名仲壘。奚仲之後。爲湯左相。

【書】仲虺之誥成湯放桀于南巢。今江南巢縣地。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台我也爲口實。以弒君爲口實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生聰明之人。治其爭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常也奉若順也天命。惟王不邇聲色不

殖（聚也。）貨利。德懋（勉也。）懋官。（懋於德者。以官勉之。）功懋懋賞（懋於功者。以賞勉之。）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建大中之道以示民。聖賢言中者始此。）以義制事。以禮制心。（皆所以建中也。）垂裕後昆。（後人皆蒙其休豫。）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散宜生（姓散。名宜生。事文王武王。為周賢臣。十亂之一。）

史記（周本紀）文王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太顛閎夭散宜生之徒。皆往歸之。淮南子。文王砥德修政。紂乃拘文王於羑里。（今河南湯陰縣地。）於是散宜生乃以

千金求天下之珍怪以獻於紂。因費仲而通紂。見紂見珍物也。而說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書〕君奭惟文王尚克修和修治以底於和。我有夏中夏之國。有若散宜生有散宜生為之輔。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導勉也。彝教彝常之教。文王蔑無也。德降于國人言散宜生諸臣。如不能往來於此導迪其常教。則文王亦無德下及於國人矣〔又〕惟茲四人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宮括。昭武王惟冒昭明武王之德以覆冒天下。丕大也。單盡也。稱德盡天下乃大稱武王之德。〔六韜〕武王問散宜生卜伐紂吉乎。曰。不吉。將行之日。兩輜重車。雨甚而及載輜重之車。太公進曰。兩輜重車。是洗濯甲兵也。餘參見論語亂臣十人條。

按孟子末章歷敘道統之傳蓋謂孔子之後道傳於已既以見知自任復以聞知望後人也唐虞以前荒渺難稽故刪書自二帝始堯舜以開天立極之主親授心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開後世言道言心言中之準其時大禹親聞人心道心之語而克勤克儉平地成天祗台德先德誠懋矣皐陶以邁種之行明刑弼教民協于中舜將禪禹禹首讓者惟皐陶一人其德爲何如也目覩唐虞之盛躬承揖遜之休則禹皐陶之見知可知矣湯以聰明時乂之聖克寬克仁懋昭大

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所以承虞廷大中之統者在此。其時伊尹耕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湯三聘而始出。惟阿衡咸有一德。萊朱為湯左相輔弼。明廷讀仲虺之誥。首啟建中之語。則伊尹萊朱之見知可知矣。有周文王生有聖德。恪恭西土。以望道未見之心。緝熙敬止之學。此所以克繼道統也。其時太公望以後車之載。為王者之師。復佐武王弔民伐罪。首陳丹書之戒。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皆見道之言也。散宜生迪茲彝教。佐文武修和有夏。復脫文

王之囚於羑里，又助武王以誕將天威，則太公望散宜生之見知又可知矣。孔子起衰周之時，應素王之兆，祖述憲章，開來繼往，刪述六經，身集大成，堯舜以來之大統，賴孔子憲章而益明。孔子以後之道統，仰孔子範圍而不過，誠可謂繼天明道爲萬世之統宗矣。孟子以私淑之傳，密邇聖人之居，辨楊墨而衛仁義，使聖道復明，其功誠不在禹下。豈非孔子見知之人乎。無有乎爾，蓋自任之深，而亦冀望之深也。此聖賢之大關鍵也。